

□ 小 说

## 那片乡村

张辉文

富平镇副镇长黎志辉电话震动闪烁的那一刻，他正在会场聆听书记做总结讲话。电话是镇规建办主任李强打来的，电话震动到第四下，他已经判断出那边事情进展不顺，弯下腰，李强焦急的声音飘了过来：“黎镇长，有人阻挡，施工无法进行。”黎志辉定定地说了四个字：“会后即来。”

十分钟后，黎志辉向项目所在地上河村疾驰而去。李强向他电话报告了情况。今天动工时，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拦在了挖掘机前。据村委会主任介绍，此人叫蒋天明，系该处原煤矿职工，年轻时是该矿出了名的地痞，打架斗殴吸毒、吃过牢饭，妻子很年轻时因病去世，给他留下一女儿，现在和一个带有一子的寡妇结了婚，一家四口靠开个小卖店维持拮据的生活。更不幸的是这个男人几个月前查出了肝癌，并且是晚期。

是组织干警带走？还是花时间做通思想工作？黎志辉陷入了深思。

倏忽间，车子来到了项目所在地。这里属上河村，曾经是一个国有矿井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当辉煌。建有影院、职工活动中心、宿舍食堂、微型公园、小型广场等。当时有职工及家属近万人在这里生产生活。随着资源枯竭，企业改制，这里的矿井封闭了。工人一些退休，一些外出，转眼间人去楼空。此处的房屋均为一层砖木结构，因年久失修，小青瓦渐渐滑落，一些椽子檩子断裂造成局部垮塌，墙壁因日晒雨淋而斑斑驳驳。

这些年，上河村的村民家家盖起了

白墙红瓦的楼房，房前屋后花香四溢。依靠世代代代传承的陶艺，村民制作的陶茶杯、茶壶、泡菜坛等销往全国各地。土地由大户承包，种出成片的西瓜、草莓、蔬菜，山坡上栽满了柑橘。柏油公路四通八达，一到果实成熟季节，来田野里休闲采摘的人络绎不绝。村民的荷包越来越鼓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，上河村被评上了“全国文明村”“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”。

唯有这片被遗忘的矿区，与周边的环境越来越格格不入。

随着上河村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农业农村部决定把一次全国性的乡村振兴现场会放在上河村召开。县里作出决定，将原矿井所在地建会址，会后用作村里的公共文化设施。

经过前期论证设计等一系列阶段，项目即将动工，留给建设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了，这三个月一天也耽搁不起。可一开始就遇到这一难题，黎志辉不由愣了神。

到了现场，这个叫蒋天明的男人还在咆哮，他脸色蜡黄、颧骨高耸，因激动而脸上微微冒汗。他咬定这里一间房子是他的，谁也不能动，谁动就砍死谁。

黎志辉知道这是厂矿集体宿舍，虽然没见过这个男人手里拿着凶器，虽然知道会有危险，但黎志辉断然决定做通这个男人的工作。

“蒋大哥，我叫黎志辉，是富平镇副镇长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们两个聊聊？”

蒋天明有点惊讶，望着这个叫自己

大哥的男人，他身材不高，眼神平和但目光坚定。

“你带这么多人，我跟你聊什么？”蒋天明瞪了黎志辉一眼。

黎志辉使了使眼神，规建办主任李强带着大家到远处去了，也叫走了围观的群众。

黎志辉和蒋天明在旁边堆放的几块石头上坐了下来。

“蒋大哥，你从哪儿来？”蒋天明急欲开口，黎志辉用话语止住了他。

“我从李家镇来，听说今天这里要拆我的房子，我不同意，这屋里还有我的东西！”蒋天明指了指下一把上了锁的房间。

黎志辉心里清楚，这间屋里有一张破床，一张烂桌子，一口生了锈的铁锅，门一直没锁，肯定是这个蒋天明偷偷拿锁锁上了。

黎志辉有点恼怒，但仍脸色平和地说：“你从这么远来，还没吃早饭吧？乘的什么车？”蒋天明没有想到黎副镇长问这些，但他没有反感，与黎副镇长一问一答地聊了起来。

很奇怪的氛围，竟然没有什么敌意，他们就这样聊了半个多小时。

“你家孩子多大啦？”黎志辉突然问出这句。

“十八了。”答这话的蒋天明突然自豪了起来：“今年高考，已被大学录取了，下学期读大学啦！”

“祝贺呀！蒋大哥，我的儿子下学期也读大学了，算起来，我们都是年龄差不多的父亲。刚才听你说了家里这么多

的困难，但你仍把女儿培养得这么优秀，不容易呀！”黎志辉亲昵地拍了拍蒋天明的肩膀，不经意间，他看到这个男人眼角隐隐含泪，黎志辉知道，今天有谱了。

“蒋大哥，你女儿一定很爱你吧，她回过这里没有？你看，这周边乡村建设得多漂亮，只有这一块地还在破败不堪，这也算得上你的家乡了，我想，你和你的女儿一定不愿意看到你的家乡现在还是这样子吧！”蒋天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的女儿一定不知道她的爸爸来这里阻拦过施工吧，如果知道了，她会不会很难过？”蒋天明嗫嚅着说不出话来。

“蒋大哥呀，你不想再带你的女儿回这里来看看你的家乡变得有多美吗？”

“这辈子我最放不下的是我的女儿，其他什么我都不在乎！”蒋天明嘴里突然蹦出了这句话。“黎镇长，你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我不阻拦了，我佩服你！”他竖了竖大拇指：“如果我能活着，我一定带女儿回来看看！”蒋天明转身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
三个月后，全国乡村振兴现场会在这里顺利召开，来自全国的各级领导、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上河村，围绕乡村振兴交流经验，探讨对策。大家对这里的发展赞不绝口。

在刚刚建好的会议中心西南面的一座山头，一座新坟悄然耸立，坟头上一株蒋天明女儿种的山茶花迎风绽放。

□ 诗 歌

## 蝉 鸣(外二首)

陈才锋

被拔节的蝉鸣

一步，一步

拉开夏日

淡淡的薄雾

为村庄

添上了美好的音乐

若箫管，若长笛，若丝竹

由远及近

又由近及远

成了夏日村庄最美的表达

稻 田

水稻是绿的

长满了幸福和喜悦

月光是干净的

印着乡村的模样

从村口溜跑的鸭鹅

还没有归巢

用惯了父亲的吆喝

在稻田的另一边

跃跃欲试

坐在门墩上的亲人

一排排白墙红瓦

门前水泥路上，停着私家车

这是谁呀

开了大喇叭

大白桃，挂满枝儿

一阵阵香甜

透过青山绿水

让生活甜出滋味来

坐在门墩上的亲人

用炊烟藏着乡愁，烟成

一锅红薯稀饭

远远将孩子们扯了回来

□ 诗 歌

## 秋天的山川与河流

周 丹

秋风轻拂山川

山谷中传来阵阵回响

漫山的枫叶在风中舞蹈

如喝醉酒般地摇晃

落下一地火红

河流潺潺，蜿蜒曲折

流向目之所不及的远方

林中小径，笔直，悠长

松软的泥土上，承载着

游人的步履声和松鼠的跳跃声

喧闹，却又万籁俱寂

夕阳西下

半边天空染满晚霞的颜色

炊烟袅袅升起

余晖中映照村落的轮廓

夜幕降临

一轮新月挂上澄碧的天空

虫鸣和风声和着节奏

河流呜咽着轻吟夜的摇篮曲

群山如黛，层林尽染

山川与河流

绘出秋天优美的画卷

我踩着秋天的旋律出发

在生命与自然的赞歌中

哼着一曲

脚步轻快而悠扬

□ 散 文

## 菜园秋味

康彩虹

进了秋，西风缓慢，阳光不燥，菜园里依然生机盎然，各类蔬菜施展出各自的法宝，争相以最美的姿态面对我们挑剔的眼和手。

它们似乎长了耳朵。“这个茄子光溜溜，紫莹莹的，长得漂亮。”“这个茄子好吃，做茄龙是不错的。”“瞧这豆角，又直溜又长，青虚虚的。”听着我们的品评，它们越发光彩夺目，在早晨的光线里，熠熠生辉，隐隐的香气飘散四周，让人嗅到秋天清晨的气息，带着泥土的清香、蔬菜的清香，这是生活的味道啊。

我们手拿把掐，一会儿功夫，茄子、豆角、秋葵、辣椒就装满了一篮子。一低头，像个老农一样弯着腰的南瓜躺在地上，它颜色还青嫩，大概一掐就能出水，可它长得个头不小，还佝偻着腰背，像下了大力气一样。我们毫不怜惜，伸手摘了下来，“回家烙软面饼吃。”这样说着，南瓜丝软饼的香味似乎已经飘进了嘴里，不由地呃吧一下嘴，母亲不由地笑：“真是馋丫头。”

母亲一生骄傲的是养大了我们，并且一个个体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生活和顺幸福。另一个让她骄傲的是，她种啥吃啥，养啥啥长。离开了农村土地的母亲，在这个城市的小角落里，开这么一小片荒，足够安放她失去土地的心灵，让她得到宽慰，获得精神上的富足感。我常常想，母亲就是一位辛勤劳的农妇，我们是她的花朵，也是她的蔬菜和粮食，她默默地，细心地，用自己的坚韧养育我们，我们一天天长大、成家、立业，她一天天衰老，秋天的风霜已然侵上她的头发、面庞。她欣慰的是，她付出得到了丰收的回报。

母亲指着篱笆上的丝瓜：“把那几根丝瓜也摘了吧。做丝瓜汤或炒肉吃。”我们喜欢喝母亲煮的丝瓜汤，它清热去火，解暑除烦，汤清爽丝瓜软绵。做起来也简单，丝瓜去皮切片，加入开水中煮十分钟左右，不加鸡蛋无所谓，淋上香油，撒入食盐、和香醋，放上一撮蒜苗或香菜，就是一款美味解暑汤。

站在篱笆边，抬手把丝瓜一个个

摘下来，它们表皮粗硬而质地绵厚，像外表粗鲁内心柔软细腻的人，这样的人值得信任，这样的丝瓜值得人们喜欢。

茄子吃法甚多，蒸茄子是我家常吃的菜肴。不过，经了霜的茄子更有味。茄子也很争气，一直到秋霜时节，还在不停地结，尽管这时候的模样不好看，表皮不在光溜溜的，那里长出了硬痂，母亲也舍不得拔掉它们，“让它们长吧，还正结着茄子呢，还有眉豆角，越有霜越结，越经霜越好吃。”

母亲对它们很了解。“不经历风霜之苦，不懂得生活之味。”母亲也经常用这话教育我们。她看着茄子：“经了霜，它的浮味就沉淀下来了，味道更淳朴厚道。”母亲用“厚道”来形容经霜的茄子。几经思索，我才明白母亲的意思，她不仅说茄子经霜之味的醇厚，而是要求我们无论经过什么样的挫折困难，做人都要厚道。

每年秋霜后，母亲蒸的茄子都有一种清冽、淳朴的味道，加上蒜泥、香油、醋、韭花酱调味后，一口能把秋天吃进去，清凉透彻。

母亲还在掐着南瓜尖儿、丝瓜尖儿、红薯叶、芝麻叶，“这都是好菜啊。这是菜园额外赠给我们的宝贝。”辛苦一辈子的母亲，对一枝一叶都有着珍惜和疼爱，也因着她的简朴和珍惜，愿意花心思在生活中，给我们曾经的贫困的生活打理得活色生香，一点没有因穷而窘得失落。这些额外的赠送，母亲带回家，掉了水，凉调，清脆爽口，又是秋味一绝。她把红薯叶、芝麻叶焯水晒干，“冬天吃包子、做糊涂面，放进去，好吃得很。”

“秋风起兰皋，萧萧坠露叶。”从秋风初起到北雁南飞，从满山红叶到秋霜落地，母亲的菜园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个城市繁华和孤独，它让我们永葆对土地的热爱，温暖我们的脾胃，滋润我们的心田。食物能喂饱身体、治愈心灵，而真正的治愈者还是土地，和四季。而秋以它的丰厚、广博、斑斓、清爽、高远，赋予食物别样的味道和风采，也更赢得了人们的喜爱。落脚于母亲菜园的秋之味，则更是我们的烟火人生之寄托。



春申湖畔醉夕阳

裴玉摄

□ 散 文

## 一排青瓦

子 安

那是一个秋意正浓的周末，我循着年幼的记忆，回到了久别的乡下老家。车轮滚过泥土小路，一串串溅起的泥水，宛如往事的序章。蒙蒙细雨中，仿佛有无数情感的丝线，将我与此片土地重新连结。

老家的房屋已经历岁月的洗礼，可那排青瓦仍固执地附在屋檐下，仿佛在对讲述一则又一则过往的故事。瓦片上，青苔点点，雨水在其间游走，滑落到地面，发出淅沥的低语。

我走近那些青瓦，伸手轻抚它们的肌理，冰冷、粗糙，却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。每一块瓦片，仿佛都承载着家的温情与乡愁，抵御无数风雨，见证了家族的欢笑与泪水。青瓦下，是

曾经奔跑嬉笑的院子，每一块石板路都显得格外亲切。细雨如烟，似乎让时间倒流，让我重回那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。

推开门，老屋里显现出一种让人心动的旧时光气息。木制的家具在时间的磨砺下更显温润，那些年迈的椅子和桌子，依旧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，默默诉说着从前。走进厨房，那里的一切似乎仍旧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模样：略显笨重的木制灶台、挂在墙上的厨具，还有那扇永远吱嘎作响的木门。仿佛一瞬间，就能看见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在灶火旁冒着热气，温暖如昔。

步出厨房，我来到了后院。那里的枣树已经长得高大茂密，它静静地

立在细雨中，满是生机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常在树下玩耍，等到了秋天，便贪婪地仰望那些挂满枝头的红枣，期盼着品尝那甜美的滋味。

后院的一角还有那口熟悉的井。井水清澈见底，仿佛可以映照出那些过往的片段。汲水时，辘轳声伴着木头与木头间摩擦的声音，构成了一曲动听的乡村协奏曲。凝望井底，倒影中的自己与往昔的影像交叠，竟让人泛起一丝不知今夕何夕的惆怅。

沿着后院的小径，我发现一片我幼时常来的菜园。菜园里种满了蔬菜，翠绿欲滴。每一片叶子上，都滚动着晶莹的雨珠，似宝石般熠熠生辉。我不由自主地弯下腰，轻抚那些带着雨水的

叶片，湿润的泥土气息与蔬菜的清香，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。

在这绵绵细雨中，我仿佛听到了时光的声音，看到了记忆的形状。每一滴雨落在青瓦上、树叶上、土地上，都在诉说着一段段珍贵的故事；每一个被雨水洗涤过的场景，都让我感受到家乡的温度和岁月的沉淀。

站在这排青瓦之下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归属与安宁。这片青瓦，不仅覆盖着老屋，也覆盖着我对故乡不变的眷恋与情感。

随着天色渐晚，细雨未歇，我在心中默默地问：无论走得多远，这里的青瓦，这片故土，是否才是灵魂永远的栖息之地？

□ 随 笔

## 闲读“笔记”

路来森

氏戏称为“抄书”，并且说：“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，夫天下之书多矣，不能一一抄之，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，此乃甚难事也。”确是如此，周作人读书博而杂，其引用却是精而严，每一引用，都会使文章生辉，有“点石成金”之功效。故而，周作人的文字，能够情趣饱满，而又富有韵致，耐得住咀嚼品味，滋味永长。

受其影响，后来自己也喜欢上了购买和收集文人笔记。不仅《日知录》《容斋随笔》《老学庵笔记》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洛阳伽蓝记》《能改斋漫录》《东坡志林》等这样的知名笔记，尽收手中，甚至于《绿窗新话》《野客丛谈》《贵耳集》等较为僻生的笔记，也皆在购买之下。最得意处，是在1998年，于一乡镇书店购得一套《历代小说笔记选》，繁

体竖排，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。暗红色的条纹封面，透着古旧的典雅，韵致得不得了。

文人笔记，似乎最适于“闲读”，然而，闲读中，却是大有情致。

我常常于闲暇之时，捧一本文人笔记阅读，浸入其中，就完全进入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氛围里。其情怡怡，其乐融融。渐渐地，也就悟出了一些心得。

觉得读文人笔记，最大的益处是“博识”。文人笔记记录的内容，繁复异常，举凡历史事件、风土人情、风物风俗、读书心得、文字事件考证、奇闻逸事，乃至于草木虫鱼等，皆在其记录之中，所记，博杂得不得了。所以，读其书，就每每有所得，不同的读者，尽管嗜好不同，却实可以各有所需。

许多文人笔记，当初的作者，也许

不是刻意作文，只是随手所记而已，或许，也根本没有想到会流传后世。正因为此，文人笔记最能彰显作者的“真实性”。我们读其书，就常常为他们不经意间流露的“真实性”所感动。他们对事件的记录，无顾忌，感慨系之，随意而为；他们对事物的记录，特别细致，总能体现出自己独到的眼光，和独特的敏锐观察力；他们，或放浪不羁，或含蓄凝练，或悠扬高远，性情各展，彰显的，都是那个独特的“自我”。

真实性，也决定了他们各具灵性的语言风格。

语言风格，大多以随和自如为主。信笔写来，笔下生风，如小溪流淌，一派自如。然，老辣者有之，古奥者有之，朴拙者有之，冲淡散逸者更有之。许多文字，散发着田野之风，扑面而来，和煦而亲切。

读文人笔记多了，也自然受其影响，近些年，我写的文章，也每每有所引用，只是难追周氏的高度。可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不懈地追求，会是永远的。